



東漢書疏卷之四

漢安帝

明武昌吳國倫校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父  
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  
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  
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弟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鳥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東漢書 卷之四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  
占顯明者羌及鳥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  
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  
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  
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  
方今有道之世漢典六設張侯旬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斂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

字仲威京兆人  
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伋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伋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伋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具示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馱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逢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

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而頃致資給與同罪也

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  
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  
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  
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  
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  
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部吏謂督郵存徵也正法依

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  
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  
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  
以承天誠

###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塋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  
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  
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  
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  
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  
孝庶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

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

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交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  
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  
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當齋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以灾眚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  
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  
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襄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垂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  
書決事多遣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  
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  
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  
狼望之北財幣縻於廬山之壑楊雄曰前代豈樂  
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  
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  
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  
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  
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  
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  
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上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臣以為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  
雒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  
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

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  
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  
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  
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  
極戒杜穆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圻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  
煌大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  
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  
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  
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東漢書 卷之四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計也

龐參

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

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  
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  
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

字伯起弘農  
華陰人大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  
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  
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  
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  
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首獻御損節

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

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興於今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勞止不怨於下  
人勞刺厲王

亦勞止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 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分恚而

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

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

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  
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  
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  
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  
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為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  
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  
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

帝孟詩曰

彌彌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  
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  
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  
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  
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  
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  
陛下度之

### 地震疏

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  
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  
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  
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  
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  
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  
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  
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又移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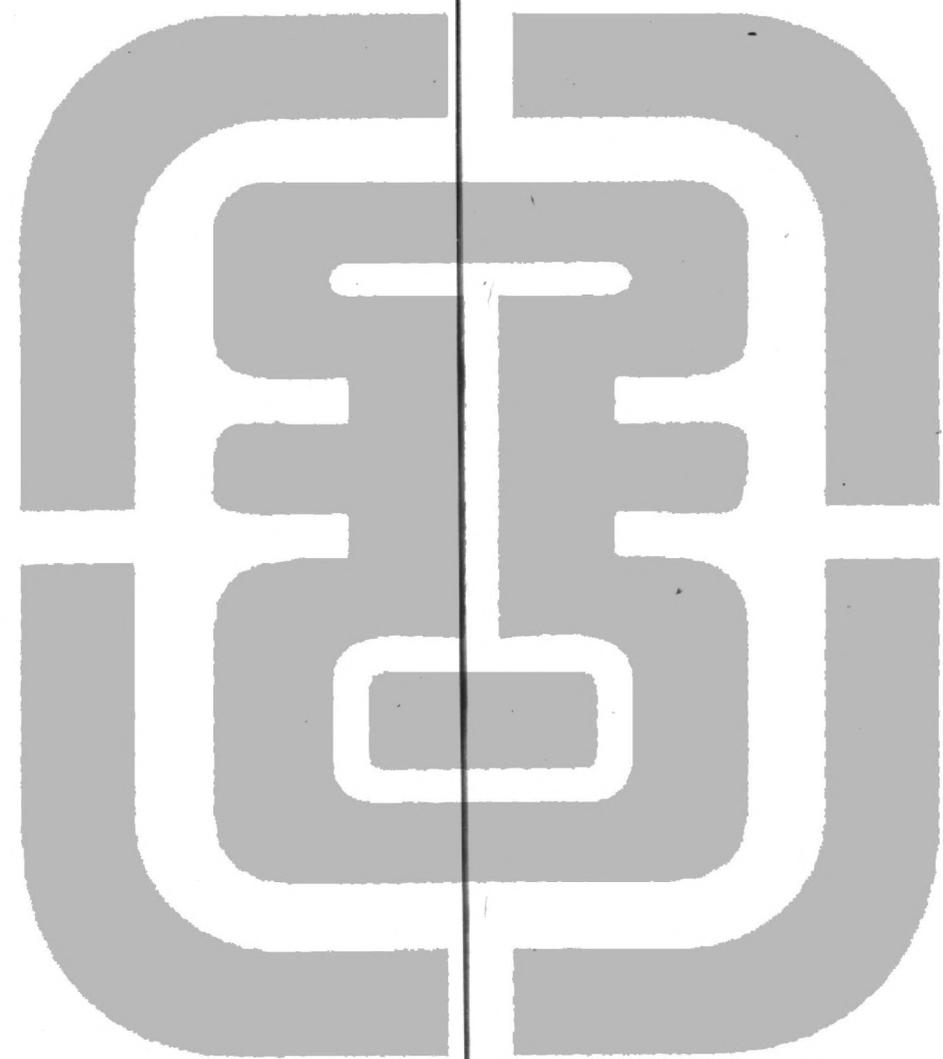
張皓

字叔明犍爲  
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  
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  
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

卷之四

